

著名作家肖克凡
工业题材小说首度集结



最后一个

工人

具有工业文化底蕴与内涵的文学作品，
为一株高大的乔木——尽管在深秋要落叶，
天来了还是会发出新芽生出新枝。

肖克凡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个人

肖克凡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一个工人 / 肖克凡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06-6372-1

I. ①最… II. ①肖…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433 号

选题策划:高 为

装帧设计:张振洪

责任编辑:高 为 刘 洁

责任校对:魏红玲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48 千字 插页: 2

印张: 23.25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00 元

自序

去年,有朋友将我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工人》推荐给影视公司,得到的答复是“如今工人阶级都不存在了,还有谁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啊。”

我感慨颇多。难道工人阶级真的不存在了,统统变成工薪阶层?我不知道阶级是否存在。但是我知道工人肯定存在。他们日夜劳作着,或在恒温恒湿的高端流水线前,或在烈日当空的建筑工地上,或在阴暗潮湿的矿井里……

无论工人阶级存在不存在,反正人类还存在。工人首先是人。文学首先是人学。从这个立场出发,关于工业文学我还是有话要说的。

应当说,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是晚生的。人类社会出现工业或者说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文学创作才可能出现规模化的工业题材作品。工业文学的这种“晚生身份”,可能会使它先天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们还应当看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远远晚于西方国家。至今,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还处于“农民”身份,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社会,即使在上海、天津以及沈阳这样的工业化城市,人们的文化心理仍然普遍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王国,这种准工业化或亚工业化特征,就是所谓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中国第一代工人主要来源于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脱胎于古老的农业文化土壤。从绝对化意义上讲,无论近代还是当代的中

国作家都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都孕育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的“精神子宫”。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涌现了许多以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譬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散文和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山乡风云录》《暴风骤雨》等等大量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甚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是名重一时的主流派作品,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所谓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与所谓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相比,前者具有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广袤的田野,夕阳的炊烟,温暖的炕头,麦粒的清香,灶台边的婆媳,田垄间的父子,祖传的白银手镯,崭新的黄铜烟锅……这一切人间俗情、俗事、俗物,无不承载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传递着中国人熟悉的生命信息,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经验,诉说着中国人的家族血缘和人生风光,它所产生的亲和力几乎无以抗拒,因为它就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生活画卷。

与之相比,有着晚生身份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城市为舞台,以钢水奔流为背景,以机器轰鸣为旋律,以“社会人”为文学形象,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三班工作制”,从三乡五村皆为亲戚的近缘关系变为万人大厂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群体,从春种秋收的农耕喜悦变为车间生产线的技术革新争论……与之相比,钢筋水泥的厂房没有乡土气息芬芳,动力锅炉的蒸汽没有村头炊烟安详,铿锵的锻锤没有骡马嘶鸣悦耳。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车间厂房机器设备等等毫无情感的人造景观,缺少农村题材文学作品里的“原生态”风光。俗话说,触景生情。与传统的乡土田园风光相比,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景缺失”很可能导致“情难生”。

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以机器精神和钢铁意志屡屡战胜“自然时间”,在农民眼里不啻于数九寒冬季节收割新鲜麦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打乱了传袭千年的农业社会“时间表”甚至冒犯了“四季生态”规律。就这样,让中国人进入工业化生活便成为普遍的社会任务,让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人内心世界也成为中国工业题材作家普遍的社会课题。

在中国农业文化大背景下,工业题材与其他题材,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

假若有“都市里的村庄”，必然有“村庄里的都市”。这很像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的关系。父亲的个人成分就是儿子的家庭出身——以前我们填写个人简历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必须论述工业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关系，我姑且将其喻为“同父异母”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出现一些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譬如草明的《原动力》《乘风破浪》等。作家下工厂深入生活，也写出不少作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高潮，有的作品属于革命年代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主题先行”与“政治图解”，构成一段特殊的工业题材文学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独领风骚，成为“改革文学”的重镇。但改革的深入给作家们带来迷惘与困惑，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出现走弱趋势。尤其国有企业经历的巨大变化：承包、优化组合、第二职业、解聘下岗、买断工龄、合同制用工、社会保险……这一系列崭新的字眼儿所代表的新生活，催促着作家们吃进胃里消化吸收，即使生吞活剥。

与此同时，昔日工业题材作家们积累多年的家底：公费医疗、铁饭碗、劳动模范、班组竞赛、女工委员、班车代表、年底食堂吃结余、长年歇班吃劳保、生活困难吃救济……这一系列烂熟于心的字眼儿所代表的写作资源，一夜之间成为“史料”而丧失了“现实用途”。

当代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种尴尬处境，好似经历一次“精神土改”。一个个拥有丰富写作资源的“地主”被扫地出门沦为不具备丝毫写作资源的赤贫者。

当然，这里只是用“精神土改”这个并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面临社会巨变一时难以作出深刻思考的工业题材作家。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一时难以找出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只能描述所看到的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场特殊经历。

改革开放进入高科技时代，新生事物伴随新生词汇大量涌现，其猛烈势头如雨后春笋。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进入工矿企业成为产业队伍的有生力量。天变了，地变了，一切都变了，人好像也变了。于是所谓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再次面临巨大挑战。大量“农民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使得传统工业题材

面临是否扩容以及如何扩容的问题。

然而,工业题材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它仍然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定义不发生走移,那么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本质仍然是“人学”。

如果必须寻求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我认为还是应当从文化视角出发。工业题材作家应当发掘已然形成多年的“工业文化”。这种发掘如同老舍先生发掘北京文化,赵树理先生发掘山西文化,以及林希先生发掘天津文化,理应赋予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食堂饭票、加班券、理发票、对调工作、改变工种、涨工资指标、大号铝制饭盒、高温作业补贴、医药费报销、泡病号、迟到早退虚报考勤、冒领工作服、女更衣室、男浴池……这数不胜数的工厂生活细节与生活场所,似乎都应当成为系列文化符号而转为恒久的写作资源,从而丰富着并不亚于农村自然风光的大工业文学景观。所谓工业题材小说,能否表现出“工业乡土”的风景和生态,这正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不必过分追求尖锐的社会性,不必过分追求匡正的使命感,不必把工业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力量,不必“打酱油”也不必“俯卧撑”……如此这般,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反而会走出偏见和狭小,使钢铁有了温暖,使机器有了性情,使工人再度呈现创造者而不是失落者的形象,从而赢得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同样宽广的天地。

具有工业文化底蕴与内涵的文学作品,应当与具有地域文化色彩风情的文学作品一样,成为文学植物园里的一株高大乔木——尽管它在深秋也要落叶。

但是,春天来了它还是要发出新芽生出新枝的,这才是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原本面目,这才是工业题材作家们的原本之心。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一个工人》这部小说集。这至少说明他们不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认同这句话:普通劳动者不应当受到轻视。

肖克凡

2013年7月

目录

失眠 / 001

一天八小时工作 / 017

男工张义 / 033

好大一棵树 / 043

下岗孝子李永荃 / 051

最后一座工厂 / 065

黑色王国 / 109

堡垒漂浮 / 169

暖冬 / 213

最后一个工人 / 261

遗族 / 309

失眠

晚饭时徐卫国问妻子：“今天十五号吧，对不对？”

妻子说：“你再喝一碗吧，今天汤做多了。”

徐卫国就又喝了一碗。那汤似乎没流进胃里而全都上了脑袋——出了一层汗珠子。

很久没这样痛痛快快地出汗了。真舒服。

喝足了汤，他抚着凸出的肚子说：“嘿，今天我上夜班。”

妻子瞥了他一眼：“上夜班呀？我还以为你要出国呢。还有四个钟头你躺下睡一觉吧。”

徐卫国在屋子里转悠了几圈儿，上了床。

电视里播《新闻联播》的时候，他背着身子问：“美国在中东怎么还不动手呢？等什么呀！”

“敢情你还醒着？怎么不睡呀！”

他支支吾吾：“失眠……”

妻子咯咯咯笑得直不起腰来。

“天呀！你、你还有失眠的时候……”再笑她就要喘不上来气了，于是她使劲捂着嘴，身子颤颤着。

他从床上坐起，呆呆望着妻子：“你哪儿弄来这么多笑佐料儿？跟我这儿演小品哪。”

十岁的胖丫头也随着一屋子家具颤抖，哈哈乐着。

他只得说：“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一定是心疼这一屋子木器，妻子终于止住笑，说：“瞧，笑得肚子又饿了不是？”

“只要对安定团结有利。”他又躺下了。

徐卫国是工厂锅炉房的司炉工。

三十多年的人生使他觉得人活着有三件事情最可恶。一是穷而且买不起烟抽，二是遇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而且成为倒霉蛋儿，三是上夜班而且不许睡觉。

他太喜欢睡觉了，几乎成了一种近似烟瘾酒瘾的顽癖。锅炉房的三次险兆事故，都与他的嗜睡有关。公休日太美好了，他能够在被窝里连续打上十几个钟头的呼噜。雷轰也不醒。

那胃病就是他睡出来的。这一两年他睡到了极致，又把胃病给睡没了，曰痊愈。妻子是个小学教师，教四年级孩子们的英语兼手工劳动。每当这位小学教师走进家门看见丈夫死尸一般挺在床上，就用那种连纯种英国人也听不懂的英语大声发泄不满情绪。

徐卫国是念过“业大”的人，有一股子求知欲。他多次不耻下问向妻子讨教：“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话呀？嘀里嘟噜的。”

终于感动了妻子，她说：“我说我恨不能给你开个追悼会。”

他乐了：“这就是你的学问浅薄了。一个工人是没资格开追悼会的，只能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信你去问你们教育局的组织部，有规定呢。”

“别跟我咬文嚼字，反正你再这样死睡我就给你放哀乐。五块钱一盘磁带，原版的。”

无论怎么说，他徐卫国现今乐意上夜班了。

妻子当然感到意外，就用中国话问他。

他说：“我有了外遇。”

妻子又大笑不止：“你进步真大呀！怪不得你们厂子评上国家二级企业了呢。”

他正色道：“你是个内行！验收时候就有这项指标，全厂职工外遇率不能

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说明外向型企业有活力有后劲啊。”

“是啊,不提高经济效益工人就受穷。”妻子一本正经地说着,开始织毛衣。

徐卫国就这么在床上躺着,享受失眠。

妻子把一肚子话全织进毛衣里了:“我想去当班主任,每月多拿二十八块钱呢。”

他下了床说:“已阅照办。”

亲了亲妻子那少膘寡肉的脸颊,他拎起饭盒说,九点半啦本工人该去上夜班了。那表情使人觉得工厂是花烛点燃的洞房。

见妻子并无热烈反应,他跨出家门时回头说了一句:“古德耐特!”

妻子惊了:“你英语发音很标准呀!”

他正了正帽檐儿:“我懒得用英语跟你对话。明儿见!”

“你那个外遇准是个英国寡妇!”

他走了。她一个人在屋里咯咯咯笑个不停。笑累了,她铺床睡觉。早已进入梦乡的胖丫头也是一脸的笑模样——兴许正申请“奥运”呢。

形势大好。

徐卫国上夜班的地方名叫“电机电器总厂”。早先没有那个“总”字,改革了,去年才换的牌子。

可是厂子还是那么大,没见长个儿。厂子是个长条儿,南门开在长江路上,门牌 28 号;北门开在黄河路上,门牌 82 号。有点儿像两河流域平原上的一个大村。从南村走到北村,得用一刻钟,从西村走到东村,六十秒准撞到墙上。

徐卫国始终弄不明白工厂为什么选了这么个“体形”——细长又窄巴。

他只能认为当年设计师具有强烈的“胡同意识”,小门小户出身,没见过天安门广场。

这一切都不能妨碍他的“夜班喜悦心理”。今天十五号明天十六号。夜间的工厂是个大景致。夜餐我还得加上两个茶鸡蛋。工会老主席卢德海是个好人。凌晨四点钟是个热闹时辰。这一串念头,确实激动人心。

路过供应科那间小仓库,他不由得站住脚步。那门那窗都紧锁着,黑洞洞

却散发出一股活力。仓库是不设夜班的,吞吐都在白天。

管库的是个女工,名叫张宝琴。她似乎比徐卫国大上三四岁,四十刚出头的样子。人人都知道张宝琴是个单身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没有丈夫。徐卫国常来这儿领料,总要说上几句轻松的话,以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一次张宝琴从窗口递出徐卫国领的料,突然小声说:“你是个爱说笑话的人。不过,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不适合跟男人说笑话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想法。”

“我一定努力理解。要是有什么坏蛋想占你的便宜,你朝我言语一声!”

张宝琴听了,表情有些紧张。

“你别紧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咱们主要依靠法律。普法考试我得了九十九点五分!”

张宝琴呜的一声哭了,砰地关上窗户。

他拍着窗户说:“你别像林黛玉似的,得想办法活成王熙凤那样才成……”

一回到锅炉房,那几个小兄弟就向他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全是知无不言的架势。

“徐卫国你不要占用工作时间靠一本《红楼梦》去跟人家寡妇谈情说爱,还把人家给谈哭了。”

他一拍胸脯:“阶级感情似海深,你们几条光棍儿懂个屁!该给锅炉上水啦。”

之后,他便觉出自己是很寂寞的,其实。

锅炉房司炉工的主要工作是照看那两台四吨三回程的蒸汽锅炉,该上煤的时候上煤,该上水的时候上水。平时就坐在操纵室里,算是坚守岗位。

夜班三个人,徐卫国是带班长。

另两位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其中一个叫魏保家。

他问魏保家:“你白天睡了吗?”

魏保家说:“实话实说,我白天卖了一上午带鱼,两点半才吃上午饭。”

徐卫国叹了口气说:“市场上又出了一个缺斤短两的。以后这种事别跟我说,说了我还得包庇你。你好好去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吧,别言别语。”

之后徐卫国下达了命令:“咱们倒开歇着,凌晨四点之前我盯着,你俩做梦去吧。”

魏保家大惊：“你这睡觉爱好者怎么把好觉全让给我俩啦？四点钟之后你还睡个屁呀！”

徐卫国喝了口浓茶：“我失眠……”

这二位乐呵呵找好地方睡觉去了。

徐卫国继续喝茶，没有丁点儿倦意。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张宝琴，心底有些激动。很久以来他不曾激动过了。

他拿起一支圆珠笔，在当班记录纸上写着玩儿。一页纸写满了：报销报销报销报销……

墙上的石英挂钟打响了一点。他站起身大声说：“已经是十六号啦！”

十六号凌晨三点钟一过，工厂的南门北门便陆续被人叩响了。平日里门官儿的脾气很大，比芝麻还小的权力也要抖出比西瓜还大的威风来。然而这时候的门官儿却没了脾气，乖乖开门往里放人。

涌进来的人流渐渐稠了，进了工厂大门朝厂部办公大楼跑去，像是捉奸。

以前工厂有三大名胜：南门一棵树，赃官胡大喝，幼儿园里阿舅多。如今又添了一处景致：半夜赶集财务科。

厂里银根吃紧，就处处开源节流。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厂长提案：每月的十六号和三十号定为职工医药费报销日，是日财务科的报销总额限制为三千元。于是十六号和三十号便成了黄金集日。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急着把手中的药费单据兑成钞票。之后有的钞票又变成药费单据。

财务科上午八点钟开门营业。凌晨三四点钟就有职工在门前排队，显出身强体健的优势。这火爆的场面融入夜半静寂之中。远看使人觉得这是一群晨起练气功的人，吐纳有序。夜色朦胧里，颇有几分超凡脱俗的意境。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徐卫国叫起魏保家：“该你俩顶班了，我出去巡视巡视。”他走出锅炉房，凉风扑来他打了个寒噤。

他心里说：“赶集去！”一脸去办大事的表情。

这是他第二次去“赶集”了。

头一次“赶集”出于偶然。上个月的三十号凌晨，徐卫国正当夜班。那时候他还没患上什么失眠症，趴在操纵室桌子前睡得正香。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很

烦,抓起电话说:“你好!这里是火葬场。”

是三车间打来的电话,骂骂咧咧说供气量不足,影响了他们大干四化的进度。

徐卫国也骂了街。放下电话他去三车间现场查看。路上发现厂部财务科门前悄然兴起了一个早市。

他十分惊讶。敦敦实实的徐卫国是几年也不去一趟医院的。有个小病小灾就在厂保健站拿上几片小药吃吃。望着这些手持药费单据等待报销的人,他觉得这集市挺有意思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他真想站在人们面前挥手致意,然后亲切地大声说:“同志们辛苦啦!”

只怕这个玩笑开得有些过分,就没开。

此时,他朝财务科方向走去。夜风吹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令他想起了棉大衣。

已经有了一支不长不短的队伍排在财务科窗前。财务科是全厂先进科室。为了便民,他们在窗口开办职工医药费报销的专项业务。于是人们就在窗前排队。都知道楼道里比露天暖和,但没人舍得离开窗口。远远看着,这扇窗口充满了凝聚力。

他找到队伍的尾巴,用眼睛一数,知道自己排在第十三位。第十二位是个面孔陌生的老头儿,穿了一件进山打猎穿的老皮袄,戴着一顶早已过时的蓝色棉帽子,活像一尊会喘气的古董。

徐卫国问:“您也报销呀?”

老头儿哼了一声:“我退休五年了,还没彻底报销,这不凑合活着呢。”

“您老怎么尽说不吉利的话?您能活一百岁赶上共产主义哪!”

老头儿乐了:“对!我就等那一天呢。”

几句话就做通了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徐卫国心里自豪起来,觉得自己这个人挺好。

老头儿突然问:“你是个党员吧?”

徐卫国怔了怔,连忙说:“不,我正准备往里入呢。”

“我看你是白费劲儿。”老头儿说,“我排在第十二位都够呛。财务科总共才给报销三千块钱,咱们前边要是有两个住院动大手术的,钱就没啦!这就叫

起大早没赶上集。”

徐卫国说：“没事儿，重要的是参与。”

老头儿不懂这句充满奥运精神的话，抬起头来看着徐卫国。

这时候人们欢呼起来。厂工会的老主席卢德海骑着自行车到了。“快发号儿吧快发号儿吧。”人们突然变得失去了耐心，催促着。

卢德海前年就退了休。这个大胖子虽说退了休，依然天天来厂义务工作，是个实心眼儿的大好人。打从财务科窗前出现了这个早市，卢德海每月十六号和三十号必然凌晨赶到厂里，给排队报销的人们发号儿。这项工作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又干不了的，非卢德海莫属了。

所谓“号儿”就是一张两寸见方的纸片儿，上面用墨笔写了一个阿拉伯数码，右下角盖了一枚卢德海的私人图章。这是流行于民间排队购物的证明先后次序的权威物，以免乱了纲纪。

卢德海撇下自行车，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沓早已做成的“号儿”，从排头往排尾发放。

“你1号儿、你2号儿、你3号儿……一人仅限一张不许吃空额。”卢德海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认真精神，大声念叨着。

领到了“号儿”，人们就敢找个地方去暖和一会儿了。离上午八点还差好几个钟头呢。

徐卫国被收编为“13”，心里踏实了。

他问卢德海：“您这么忙乎，怎么也累不瘦呢？”

“我这人喝一口凉水都长肉，没办法呀！”

徐卫国不无忧患地说：“您别是虚胖吧？”

“嗯，全厂一千多人，就你看问题一针见血。你有偏方治虚胖吗？”

“我要是有偏方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这个月奖金不多，比上月少。徐卫国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挺可以的。人活着就是不能太躁。男人活着过分急躁迟早会患上早泄那种毛病。

公休日，他准备大睡一场。

睡不着。他躺在床上寻思为什么睡不着。没原因。我真的患上失眠症啦？

这老天爷也不公平,让我这个睡觉爱好者失去了后半辈子的幸福。我得找个偏方治一治这毛病。

还是进了厂里的保健站。那个娃娃脸的女医生听了他的“主诉”之后哧哧笑个不停。

“你这个睡觉大王居然患了失眠症。”

他问:“这是一种报应吧?”

“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了?”

“我尽干好事呀!譬如说帮助那些遇到困难寡妇同志。”徐卫国十分诚恳地说。

“但是人家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对吧?”娃娃脸女医生笑吟吟望着他,像个女巫在占卜。

他乐了:“我的模范事迹你都一清二楚啊?”

“我给你开点儿睡觉的药吧。你要多加小心,可能有一件晦气的事要落你脑袋上。”

徐卫国稳稳当当说:“那你就给我一瓶子治晦气的药吧。”

“这种药你得到供应科的仓库去领。”

不知为什么他猛然觉得眼前的这张娃娃脸很庸俗,就说:“我不吃你的野药,我想去外边的大医院查一查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

“很好,但必须去咱们的指定医院。”

娃娃脸女医生又说:“出去看病容易,报销药费却是艰苦的事情啊。”

徐卫国走出保健站,外边的大雾还没散。

他就在雾里朝前走,到了张宝琴的仓库门前。前几天他在这里碰了一次“钉子”了。

难道这就是娃娃脸女医生说的晦气事?

那天凌晨他领到了“13”,却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下了夜班慢吞吞洗了个澡,就拖延到七点半钟。他知道这时候张宝琴到厂了,就兴致勃勃往仓库奔。

擦桌子扫地,张宝琴正忙乎乎做着班前的准备工作。窗户上露出徐卫国的面孔。她抹了抹脸上的汗珠儿,说:“一大早你就来领料呀。”

徐卫国挥了挥手中的“号儿”:“你报销吗?”

她摇摇头：“我要是报销就自己早起去排队。”

“修旧利废，我这儿不是有一张现成的‘号儿’吗？你拿去报销吧，快到时候了。”他着了急。

她继续摇头：“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徐卫国无奈，心里说：“好心好意拿你张宝琴当个‘五保户’吧，你还不接受这种待遇。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手里攥着的那个“号儿”已经潮乎乎的了。徐卫国站在工厂的道上，像个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看看手表，差十分钟就八点了。

走过来“电工刘”。徐卫国迎上一步问小刘你报销吗我这儿有“号儿”。电工刘大步流星连声说我三个月没去看病了不报销。

又问了钳工老关。老关外星人似的，根本不知道报销医药费这码事。

又走过去一位副厂长，冲徐卫国微笑颌首。徐卫国也颌首微笑，心里说：“你报销吗？”他知道副厂长这种级别的人是用不着考虑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的。人家整天思考的是国家大事。

于是攥在手心里的这张“号儿”成了徐卫国的一种负担：“我这真是没病找病呀！”

废了就废了吧。他朝前走，打了个哈欠。

一个人正在南门口跟门官儿诉苦，可怜巴巴的样子。“敢情报销这么难呀？排队发号儿顶着星星来。我下次再来吧今天是不行了。”

此人就是赃官胡大喝。他退休前是行政科科长，嗜酒如命。他收受贿酒，非茅台不要。人走到哪儿酒喝到哪儿，不给他送礼就别想办成事。有职有权的时候没人敢惹他。退了休就成了万人嫌，连工厂的蚊子都不叮他。

“你想报销吗，老胡？”徐卫国问。

见有人主动关怀，胡大喝挺感动：“是啊，我手里好几张单据呢。”

“我手里有个‘号儿’你要吗？”

胡大喝连连点头很向往的样子。

徐卫国蓦然产生了恶作剧心理：“考虑到你年老多病，以前又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儿，价格优惠，两块钱转让给你吧。”

“好，好，好……”胡大喝居然满面欢喜。